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金蒲孤臨敵經驗很豐富，知道崇明散人的攻擊絕不會就此停止。身子剛與地面接觸，立刻一個翻滾，斜退出丈許，果然崇明散人追上來又是一掌直劈。將地上的晶磚震裂一道深縫！

崇明散人兩擊不中，看出金蒲孤的武功根底不弱，乃冷笑一聲對黃逸道：

「好賤人，你的膽子倒不小！」

黃鶯躲在一邊叫道：

「爺爺！你好不講理，你可以在此地接待外人，我為什麼不能邀請兩個朋友……」

南海漁人見他們祖孫一開始就鬧翻了，連忙上來一拱手道：

「散人別來無恙，還記得二十年前故人否？」

崇明散人瞪了他一眼叫道：

「臭釣魚的！二十年前我放過你，你又來蠱惑我的孫女兒……」

南海漁人微笑道：「散人不必動氣，老朽這次前來，倒不是爲了修羅刀……」

黃逸也叫道：

「是啊！他們是來警告您，叫您不要上人家的當。這幾個女的都不是好人，她們是存心來騙您的修羅刀……」

由於他們二人的猝然出現，已使廳中諸女大吃一驚，甚至有點不相信的樣子，金蒲孤看見劉星英，就想起在姑蘇城外受愚的情形，憤然地道：

「三小姐！你很奇怪吧！東海上一把烈火並沒燒死我，海裡的鯊魚也沒有吃掉我，我仍然趕了來阻止你們的陰謀……」

劉星英幽幽地望他一眼，輕聲道：「金公子！現在我說什麼都無法使你相信了！」

金蒲孤怒聲道：「是的！我永遠也不會相信一個狡猾的女人！」

劉星英臉色一變，咬著牙齒道：

「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我將你留在姑蘇是爲了救你的命！」

金蒲孤冷笑道：

「是啊！你在海中放火是要我的命，我假如聽你的話，留在姑蘇，自然就不會碰上那一場大火，你說救我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那個中年女子突然臉色一沉，冷冷地看了劉星英一眼，鼻中發出一聲冷哼，劉星英聞聲黯然低頭，臉如死灰！

金蒲孤與南海漁人自入門之初，即對這個女子十分注意，第一是因為劉素客的萬象谷中，沒見過這個人，第二是看目前的情

勢，這個女子好像是一行人的首領，而且其餘幾個女孩子對他彷彿頗爲忌憚！

金蒲孤朝那中年女子看了一眼道：「這位大姊好像很少見？」

那女子冷冷一哼未予作答。

白素容連忙道：「這是家姑母白蟬娟！」

金蒲孤微怔道：「令尊還有姊妹？」

白素容點點頭道：「家父僅有一妹，闊別多年……」

白蟬娟立刻冷冷地道：「多話！這臭小子是什麼東西，要告訴他這麼詳細……」

白素容噤然住口，不敢再說下去了！

白蟬娟又轉臉向崇明散人道：

「散人！聽說你這水晶宮中門禁森嚴，規例尤爲嚴厲，看來祇是嚇嚇我們女人用的！」

崇明散人十分惱怒厲瞪了黃鶯一眼，金蒲孤本來對白蟬娟的印象就不好，現在聽她又在出言挑動崇明散人，不禁怒叫道：「你自己爲虎作倀，還敢胡說八道……」

白蟬娟冷笑一聲道：「爲虎作倀？這是什麼意思？」

金蒲孤冷笑道：「你自己明白！」

黃鶯又搶著道：「爺爺！這幾個女人是受了一個名叫劉素客的壞人所策動，前來騙取我們的修羅刀……」

崇明散人怒聲道：「胡說……」

金蒲孤連忙道：

「黃姑娘絕不亂說，修羅刀乃天下無雙利器，假如落在劉素客的手中……」

崇明散人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你是來向我提出警告的了！」（一〇五）

女人峰

● 橫溝正史

「金田一先生，你說的不錯。大道寺先生非常討厭那孩子的這種怪痛。可是我現在想想，大道寺先生過去曾經犯下殺人罪，或許他的這種特殊基因遺傳給這孩子了吧！因此他才會那麼討厭文彥。」

金田一耕助點點頭說道：

「當時大道寺先生看見文彥偷偷摸摸跑去庭園後面，便很留意文彥又在玩什麼把戲，於是他趁大家都在午休的時候，前去庭園看個究竟。」

「我想他一定發現了那裡有個洞，便走了進去，看見用報紙上的字塊做成的三封信，這一定讓大道寺先生非常驚訝，不，或許應該說是恐懼勝於驚訝吧！」

「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自己也曾經做過這樣的信，而文彥大概看過寄到家裡的那封警告信函，因此才如法炮製。」

「原來如此。」

加納律師一臉無奈的樣子。

「是啊！因此大道寺先生感到非常恐懼，他把漿糊、剪刀。剪過的報紙埋在土裡，然後把三封信放進口袋，正準備從洞裡向外走時，卻聽到遊佐先生和姬野東作兩人在上面密談。」

「哦，原來是這樣。那三層階梯設計得真是太巧妙了。」

「沒錯，如果大道寺先生沒有看見文彥鬼鬼祟祟的樣子，就不會進入洞裡，當然也不會聽到他們兩人之間的談話了。」

加納律師點頭贊同。

「不過，姬野東作……那位昔日的嵐三朝究竟知道些什麼？爲何會招致殺機呢？」

「我想他知道的大概不少。大道寺先生是松嶺莊飯店的大老闆，所以經常在那家飯店出入。姬野東作看到他時，或許覺得非常眼熟，正好這陣子大道寺家的獨生女智子小姐從月琴島到飯店，姬野東作一定是聽到這些傳言，才想起以前的事來。」

「作爲劇團的負責人，姬野東作一定知道智子小姐的親生父親十九年前在登茂節慶時墜崖摔死的事，他也知道劇團裡有位叫「島田」的男人。因爲十九年前發生那樁慘劇之後，嵐三朝的劇團就再也沒被叫到月琴島去表演了，對這個劇團來說是損失巨大，所以劇團的人才會對這件事記憶深刻。」

「我想姬野東作或許回憶起了當初有位自稱是月琴島的居民，曾到下田迎接他們，後來又送他們到下田的男人。這男人後來取代了智子小姐慘死的父親的地位，並且進駐了大道寺家成爲一家之主……」

「姬野東作在瞭解這些細節之後，自然嗅出了一些端倪，更何況他又說了『蝙蝠』這個字眼，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在十九年後，發覺了大道寺先生當初巧妙欺瞞大家的伎倆，因此才把這件事告訴游佐先生。」

「他之所以把這些話說給游佐先生聽，是希望游佐先生能佔一些優勢，進而輕易地在競爭當中獲得勝利？」

「就是這樣。如果游佐先生能順利成爲大道寺家的女婿，他一定會重金酬謝姬野東作的。」

加納律師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一五二）

聽月樓

作者：佚名

他是有職人員，知法犯法，不怕不觸怒天威，問一個斬罪。這也可代小姐報仇了。太師快請燈下寫本，公子可吩咐家人將宣狀元捆起，明日好扛進朝中，才沒得抵賴呢？陪客就寫門生作證。」此刻蔣相心曲已亂，並不怪女兒一死由於誤用通政之計，反聽他一派亂言，連連點首，即叫兒子去到後面樓上去辦理。國鑾答應，起身去了。通政陪著蔣相在書房寫本，還代他斟酌謄寫不表。

且言宣狀元被奸相用計灌醉，在高樓上睡在榻上。可憐醉的人事不知，任一班奸黨舞弊。宣府祇認兒子在相府爲壽屏留宿，並不通風。國鑾早帶一班如狼似虎的家人趕到樓中，先把宣狀元捆起，下面衆僕婦已將小姐的屍屍抬至高樓放下，靠在宣狀元睡的榻下。諸事停當，將到三更，蔣氏父子假意吆喝上樓，一見女兒屍靈，哭罵：「宣家大膽畜生！好意留你寫屏，怎麼闖上高樓，調戲吾女不從，逼他自盡？這事不得開交了。」說著，哭著，在樓板上跳個不住。此刻宣狀元酒已漸漸醒了，又被一陣吆喝之聲早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見身子睡在榻上，被繩捆住不能動彈。面前站著奸相父子，指手劃腳，帶哭帶罵，還有許多下人在那裡圍著，不解何意。忍不住問道：「老太師請我吃酒寫屏，屏未曾寫，爲什麼將我捆在此地，是何原故？」蔣相未及開言，國鑾罵一聲：「放你娘的屁！你做了無法無天的事，還在此裝聾推啞嗎？」狀元聽說，吃驚不小，道：「我又不曾違條犯法，你們口裡亂說什麼？」國鑾道：「你私進人家閨閣，強姦相府千金不從，逼死我家妹子，你不看見榻下的屍首麼？你還賴到哪裡去？」狀元果然朝下一看，見是一個女屍橫於榻下，唬得魂不附體，道：「你們做成圈套，誣賴我麼？」國鑾還要開口，奸相道：「此刻不必與他爭辯，人賊現獲，他是有職人員，自然請旨定奪。少不得償我女兒之命。」說罷，吩咐兒子看好女兒屍首：「天明即有刑部前來相驗。衆家丁，將這畜生抬下樓去，隨我入朝。」衆家丁答應，七手八腳把狀元抬下樓來。可憐宣狀元有口難以分辨，憑著衆人扛了入朝。

到了朝中，這個信兒已傳遍了，祇唬得宣爺、裴爺頂冒真魂。正要去請問奸相，早已見天子臨軒。文武朝參已畢，有奸相出班跪下，呈上一本，哭奏當今，就把宣狀元調戲女兒不從，逼勒自盡一段情節說了一遍。天子聞奏，看了本章，龍顏大怒，道：「宣登鰲今在何處？」

（五十四）

招魂

倪匡

那大漢一坐起來之後，立時雙目圓睜——良辰美景她們說得一點也不錯，這人有一雙十分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直視著我。

雖然十分黑暗，我也料到他未必看得清我的臉面，而且，就算給他看清楚了，也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可是，在黑暗之中，他的一對眼睛，有異樣的光芒，被它們盯著，也感到很不自在。

他用力呼了一口氣，聲大氣粗地問：「又要連夜轉移？」說的正是陝西土腔。

上次他問良辰美景「是不是有緊急軍情」，現在說的那句話，又和軍事行動有關，這個人真可能一直在過著軍旅的生涯。

我含糊應了一聲，那人激動起來，雙臂揮動，雙手緊握著拳，兩拳相碰，竟然發出了一「砰」地一下聲響，接著，恨恨地道：「不知是哪裡來的鬼怪，人不人，鬼不鬼，又刺頭，又留辮子，竟會給這種東西趕得東奔西竄。」

他一口氣說著，老實講，如果不是早知道這個人精神多少有點問題，自認是李自成，他說的那幾句話，還真不容易聽得懂。

他在罵的那「人不人鬼不鬼」、「留了稀薄辮子」的，當然是滿清八旗精兵。是被吳三桂引進關來的。

看來，這個「李自成」，是已經失敗了的，到了窮途末路的了。不是當年挾重兵打破北京城，逼得崇禎皇帝自殺時那麼意氣風發。

不管怎麼樣。若有人在現在，仍自以爲是大順皇帝的話，這個人的神經有問題，死無疑問。

我悶哼一聲，他說的這種土腔，我說起來，當然不會有良辰美景那麼好，可是也可以學上六七分，我冷冷地道：「打敗就打敗了，有什麼好怨的？」

那人陡然震動了一下，看樣子，想掙扎著撲出大抽屜來對付我，他掙扎想出來他卻又出不來，急得他連連吼叫。

那種情形，實在怪異至極，我一生之中的怪異經歷雖多，也未曾遇上這種場面，我退開了幾步，和他的距離遠一點，以防他突然攻擊。也幸好這樣，我才注意到門轉動，有人正要開門進來。

我暫時還不想被人發現，所以立時身形一矮，閃進了那張巨大的實驗桌之下，而且及時在門打開之前，移過了一張椅子，遮在身前。

門打開，我看到費爲醫生站在門口，急急問：「這次又是誰？」

那大漢厲聲道：「不知道，居然敢出言譏諷，多半是牛金星手下的叛逆。」

我聽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什麼東西，亂七八糟，全出來了。

但細想一下，倒也不足爲怪。既然已有了李自成、李巖和紅娘子，再有牛金星、劉宗敏，又何足爲奇？這個瘋子，說不定本來就是歷史學家，專研究明末流寇作亂的那一段歷史的。

（二十九）



「唉，還真是看不出來呢！」他誇張的搖搖頭。

「什麼東西看不出來？」他不怕死的挑釁，終於挑起了她不悅的反應，這傢伙真是吵死人了！

Gordon 偷笑自己的引誘計畫成功。

「沒……我是說，看不出來你的字寫得這麼醜，竟然還可以畫出這麼漂亮的婚紗。」

他不知從哪裡拿了張有她簽名寫字的紙，跟婚紗的設計草圖放在一起比較，不知死活地取笑她。

歐嘉芝頰頭出現三條黑線，火氣開始冒出，從小到大，字寫得丑一直是她的痛。

「你不活想啦！」隱忍不住的火終於噴出。

祇是這把火非但沒燒到存心找罵挨的非人類，還不小心錯燒到剛推門進來的助理。

「老闆，我祇是送茶進來給你而已……」可憐兮兮的啜泣聲，彷彿在控訴她是個凶惡的老闆。

「我不是在說——你……」話還沒來得及說完整，自以爲挨罵的助理早已經落荒而逃了。

這下她惡老闆的形象，真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我不是故意的。」他舉起手發誓。

要怪也祇能怪他們看不到他，不能怪他。

「你是存心的！」歐嘉芝氣死了。

「那是因爲我喜歡跟你聊天嘛。」他繼續擺出皮皮的笑容，惹得歐嘉芝心裡一把火愈燒愈旺。

「拜託，我在工作耶，你如果再吵，從今天開始就不要再住我家，而且有多遠就滾多遠！」被一大堆帳目搞得頭昏眼花的她才不吃他這套。

氣過頭的她，忘了自己是唯一能看得到他及跟他說話的人；也忽略了他心裡那

種被全世界遺忘的孤單。

一張俊臉倏地垮了下來。

「算了。」

丟下這句話，一眨眼，他消失在歐嘉芝眼前。

「Gordon？」她對著空氣喚著，但辦公室裡已沒有他的任何氣息了。

其實剛話一說出口，她就後悔了，她不該把話說得那麼重的。

懊惱像朵烏雲，不斷盤旋在她的心頭上。

「老闆，市長夫人帶女兒來看婚紗了。」內線廣播響起。

「我馬上出去。」

歐嘉芝按下回答鍵，回覆了助理。

步出門口前，她在門邊的鏡子裡看到有點悶悶不樂的自己。唉，算了，等他氣消回來後，再跟他道歉好了。

望著那滿樹的金黃，Gordon 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一氣之下會跑回來這個地方。

難道因爲他忘了以前大部分的事，所以分享著歐嘉芝的回憶嗎？

想起剛剛跟她之間的不愉快，他覺得有點爽氣，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好端端的幹嘛要惹她生氣？

模糊記憶中的自己，似乎不是個會因爲這種小事影響心情的人……

很難想像，他們倆才認識短短三天不到，卻對彼此之間有這麼大的影響力。萬有一天，他無法再待在她的身邊，那他該何去何從？

天使花嫁

陶樂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三元風水

45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